

# 建构生态批评的诗意之厦 ——读刘文良《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

陈金刚

(扬州大学 广陵学院,江苏 扬州 225127)

**摘 要:**生态批评,是近年来学术界的一个前沿话题,刘文良的学术著作《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是该学术领域颇富创见的一项研究成果。鲜明的创新意识,精巧的辩证之思,突出的文本意识,浓郁的中国情结,是该著鲜明的个性。该论著着力于构建一座带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批评“诗意之厦”,为中西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研究实现良性互补和共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关键词:**《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生态批评;生态文学

## Constructing Poetic Mansion of Eco-criticism

CHEN Jin-gang

(Guangling School,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127, China)

**Abstract:** Eco-criticism is a noticeable topic in recent years. The academic monograph of *Category and Methodology of Eco-criticism* written by L U Wen-liang is an innovative achievement. The distinct innovation consciousness, rational dialectical thinking, outstanding text consciousness, and strong Chinese complex are its distinct individuality. This monograph tries hard to construct a theoretical poetic mansion with distinctive Chinese features. It creates a good condition for the common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nd western eco-criticism and ecological literary study.

**Key words:** *Eco-criticism: Category and Methodology*; eco-criticism; ecological literature

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生态危机的频频发生,迫使人们不得不重新掂量人类和自然各自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地位和份量。生态伦理、生态哲学、生态批评等等这样一些新的名词和概念也随之步入我们的生活视野和学术视野,并激起一波又一波的涟漪。生态批评,正是近年来学术界令人颇为瞩目的一个前沿话题,刘文良先生的新著《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版,以下简称为《范》著)也正是该学术领域颇富创见的一项研究成果。寻求中国特色,突出创新意识,建构生态批评的诗意之厦,是《范》著鲜明的个性。

### 一 鲜明的创新意识

任何成熟的理论体系,任何学科都应该有适合

自己的范畴,对范畴的探讨,是研究和掌握某一学科的基础,是打开某一学科的大门,探索其深层奥秘的契合点和切入点。“如果说‘范畴’的研究是对生态批评本质规律及基本面貌的勾勒,那么‘方法’的探讨则是有效指导生态批评实践的保障。”<sup>[1]前言[4]</sup>无论是“范畴”还是“方法”,都是生态批评理论体系建构的关键环节,是生态批评研究急待解决的课题。然而,“范畴”的提炼和“方法”的探讨,正是当前生态批评研究的两个薄弱环节。生态批评自诞生至今,范畴的研究还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明确从范畴角度来研究生态批评的论述还比较鲜见。同时,关于生态批评的方法,此前的研究,也主要是停留在宏观层面上的原则性探讨,宏观指导下的微观研究相对

收稿日期:2009-05-25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课题”“和谐文化视域中的生态批评研究”(08B092)

作者简介:陈金刚(1965-),男,江苏建湖人,扬州大学广陵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批评研究。

来说还比较薄弱。而《范》著,正是对当前生态批评两大关键性的薄弱环节的探讨,分别提炼出“和谐”、“自然”、“终极关怀”、“悲慨”、“审美话语”等生态批评范畴以及一系列不同层次的生态批评方法,对于生态批评的范畴与方法进行了补缺性的研究。因此,从整体上来说,《范》著的研究显然是一项具有开拓性意义的工作。

从具体理论问题的探讨上来看,《范》著在很多方面也都体现出鲜明的创新意识。比如“审美话语”范畴一章,针对当前生态批评“政治色彩”过浓的弊病,深入论述生态批评应尽可能地采用审美的方式与生态进行对话,注重生态思维理念的形象化和情感化,从而避免成为生态话语简单的“政治传声筒”;“终极关怀”范畴一章,指出“终极关怀”是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的崇高之维,生态批评不宜于停留在批判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层面上,而应该有意识地从“终极”视角阅读文本,引导读者领悟并接受生态文本中蕴含的终极关怀精神;“悲慨”范畴一章,创新性地提出“悲慨”是生态文学艺术之魂的观点,论述了自然的崇高与人的崇高相契合可以造就一种更为神圣的崇高,可以营造更加撼人心魄的悲壮慷慨的氛围;“‘缺席审问’与降值性批判”一节,从“自然缺席”的角度对中西文学史特别是中国“大跃进”时期的那些主张人类与自然对抗,赞美和宣扬对自然的征服行为的“逆生态文学”进行重新审读和降值性的评价;等等。所有这些,均体现出了作者强烈的意识和思维,而正是这种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成就了《范》著较为突出的创新特色。

## 二 精巧的辩证之思

在生态批评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中,一直存在着多种声音,其中就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走极端”的倾向,认为要切实改变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就必须彻底改变一切强调“人”的观念(比如“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比如“以人为本”的观念),必须彻底地将人类从“中心”的地位拉下来。然而,这样一些观念在现实中究竟有无可操作性、有多少可操作性,一些生态批评学者并没有真正去关注它,去研究它。这样一些居高临下、不顾实际的“研究”就或多或少地让某些生态批评陷入了一种被人们“嗤之以鼻”的窘境。怎样摆脱这种困境,这就要求我们在探讨生态批评的理论和进行生态批评实践时,对一些理论性和现实性问题应当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切切不可只图一时的言语痛快。《范》著在这方面就做

得颇为成功,精巧的辩证思维为《范》著研究的科学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和谐”范畴一章,作者并不简单地认同西方生态批评所倡导的“生态中心主义”和“生态为本”等激进的理论主张,而是在辩证分析的基础上指出:被西方热捧的“生态中心主义”其实是一个似是而非、存在着诸多理论困境的命题,在现实语境中,它的可操作性更是让人产生怀疑,而备受抨击的“人类中心主义”却有着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温和、理智的“相对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的利益与生态整体利益的有机统一,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观念立足点,应该被确立为生态批评的理论立足点。同时,在生态批评的理论与实践,“以人为本”与“生态为本”并不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实际上,只有以“生态为本”为内核的“人本”,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同时,也只有真正让“生态保护以人为本”的观念深入人心,人们才会在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同时更加密切地关注与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以人为本”为旨归,“生态为本”为内核,实现二者的悖论式平衡,是探讨和解决生态问题的重要原则,也是生态批评“和谐”范畴的现实表征。还比如,“自然”范畴一章,作者对“检视科学”与“敬畏自然”等争议不止的现实性命题进行审度,在深入论析的基础上,指出“敬畏自然才是真正的科学观”,“敬畏自然才是真正科学的自然观”。另外,针对西方生态批评人士所推崇的生态批评的“无限阐释”原则,《范》著也提出了自己辩证的看法。“‘经典阐释’与生态优先”一节,在论述生态批评经典阐释的“生态优先”原则时特别强调“阐释有度”,要求避免当前经典阐释中经常存在的“过度阐释”现象,同时要防止当前文学批评中“理论先行”、“概念先行”的“流行病”。正是种精巧的辩证思维,对一些激进有余、严肃不足的命题进行了纠偏,从而赋予生态批评更加鲜活、持久的生命力。

## 三 突出的文本意识

“生态批评”研究既具有鲜明的理论性,同时又具有突出的实践性,强化文本意识,将对文本的解读作为生态批评理论研究的依据和检验的对象,是生态批评理论建构科学性的保障。《范》著的研究思路充分地遵循和体现了这一原则。

在研究过程中,《范》著始终坚守逻辑推演与批评实践相结合、“从文本到理论”和“从理论到文本”双向互动的研究原则。一方面从中国本土传统文

化、当代思潮和西方生态批评话语中考察可资借鉴的生态思想资源,为生态批评理论的确立寻求坚实的依据;另一方面广泛搜集生态文学、生态影视及其它生态文化作品,深入研读生态创作文本,始终以活生生的实例作为理论研究的依据和理论检验的对象,真正实现“文本(现象)——批评(理论)——文本(现象)的互动。即使是在探讨生态批评范畴这样理论性特别突出的命题时,作者也绝不是进行纯理论的逻辑推演,而是高度重视文本的“根基”作用。比如,“悲慨”范畴一章,作者结合许多生态文学、生态艺术文本,论述了自然的崇高与人的崇高相契合可以营造更加撼人心魄的悲壮慷慨的氛围,这就很有说服力地论述了“悲慨”何以能够成为生态批评理论的重要范畴。又比如在“终极关怀”范畴一章,作者同样是以生态文学和生态影视文本作为理论推导的依据,对“‘我是谁’:人类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序位”、“‘路在何方’:探求诗意生存的理想之途”、“‘存在何为’:呼唤生态忧患与生态责任意识”等进行了扎实到位的阐释与论析。在“方法篇”中,作者更是特别强化了其鲜明的文本意识,无论是“文化诗学”法还是“经典阐释”法,无论是“正面发掘”法还是“缺席审问”法,抑或是“叙事剖析”法,都是在对大量具体的生态文本或“逆生态”文本的解读与批评的基础上进行批评方法的提炼和解读的。

正因为《范》著特别重视文本分析在理论建构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又非常重视对文本分析的理论性概括和升华,这也就使得它“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避免了纯理论研究的空泛化和纯文本研究的过实化之弊”,<sup>[1]序2</sup>将理论构建与批评实践进行了有机的融合。

#### 四 浓郁的中国情结

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刘文良先生在充分尊重西方生态批评学者研究个性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生态批评进行了带有“中国特色”式的研究,体现出浓郁的中国情结。在著作的“结束语:加强中西交流,凸显本土特色”中,作者深情款款地指出,“重视翻译评介,更重本土创新”、“重视学术对话,化解学术隔膜”、“重视‘拿来’,也重视‘输出’”等“是中国生态批评的生存和生长之本,也是全世界整个生态批评的发展之基”。<sup>[1]202</sup>《范》著的研究,也正充分体现了这一研究思路。

《范》著始终认为,中国的生态资源很丰富,既有诸如“天人合一”、“返璞归真”、“齐物同乐”、“生物位育”等丰富的生态哲学理念,又有诸如“和谐圆融”、“师法自然”、“生命感怀”等灵动的生态创造情怀,还有对诸如“暴殄天物”、“竭泽而渔”、“网罟人间”等反生态现象的反思与批判。“对这些生态文化思想的发掘,无疑会增加中国生态文艺批评在参与全球对话时的分量”。<sup>[1]197</sup>《范》著设专章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思想的生态内蕴进行了发掘,在与西方现代生态伦理进行对比研究的同时,对“天人合一”这一极其重要的“和谐”思想的现代生态价值进行了考量,认为源远流长的中国“天人合一”思想与现代西方生态伦理思想在很多方面都是“不谋而合”的,经过长期的发展和洗炼,这一思想愈来愈显示出巨大的生态伦理价值,必定能对突破生态批评学界目前实际存在的“西方强势”之局限起到重要的作用。《范》著倡导并着力于从中国本土的“天人合一”思想中汲取生态智慧,大大丰富了生态批评的内涵,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的生态批评与西方接轨创造了条件。

同时,《范》著特别注重将生态批评的批评重点放在中国本土的文学艺术上。当前,我们国内的生态批评研究大多是在对西方理论成果的借鉴和对西方生态文本的阐释上,而《范》著则着力于通过对中国本土的经典文学、生态文学、生态影视的生态基因以及“逆生态”文学的“反生态”基因的挖掘和评价,进一步彰显其浓郁的中国特色。

应该说,在这样一个生态批评理论研究尚处于探索和尝试的阶段,《范》著建构了一座生态批评的“诗意之厦”。这是一座带有中国特色的“诗意之厦”,也是与西方生态批评学者的一次平等、自由的对话,为中西生态批评家的近距离接触,为中西生态批评和生态文学研究实现良性互补和共同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 参考文献:

- [1] 刘文良. 范畴与方法:生态批评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责任编辑:卫 华